

中国《长篇小说》杂志社 出版基金资助

咖啡月光文丛 第5辑

主编：蒋建伟

九华名胜传奇

陈寿新 姜宏豹◎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九华山名胜传奇

陈寿新 姜宏豹◎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九华山名胜传奇 / 陈寿新, 姜宏豹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 9

(咖啡月光文丛. 第5辑 / 蒋建伟主编)

ISBN 978-7-80240-334-5

I. 九… II. ①陈②姜…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9964 号

书 名	九华山名胜传奇
著 者	陈寿新 姜宏豹
责任编辑	俞杰
装帧设计	北京咖啡月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明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47×210 毫米 1/32
印 张	32
字 数	707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0 元(全十册)

目 录

杜牧父子与九华山	1
九华山人杜荀鹤的故事	3
范成大评九华为奇秀	6
费冠卿与《九华山化成寺记》	8
“费征君旧居”是怎么回事	12
古陵阳与黄鹤楼妙缘	14
九华山有多少书堂	16
九华先生宋齐邱轶闻	19
李白更名九华山	21
李白三上九华山	23
李白晚年在九华	28
刘禹锡喜作《九华山歌》	30
名僧应物善诗文	32
天柱书馆不在天柱山	34
王安石游览九华称雄奇	35
王阳明东崖晏坐	37
湛若水与甘泉书院	40
周必大撰写《九华山录》	43
常遇春大战六泉口	45
韩愈怎样看山	47
三教同山佛称盛	49

八十一级石阶的来历	53
凤凰松的传说	55
古刹凌绝九华山	57
九华山有多少摩崖石刻	62
九华山有关“九”的故事	64
九华山有哪古十景	66
九华山有哪四大丛林	68
九华山有哪些书画经卷	72
九华山又有哪新十景	75
九子岩石塔为何而建	78
十方丛林祇园寺	79
是谁发现了九华山天然睡佛	83
神秘的九华山肉身	85
金沙泉的来历	89
九华山后天门的故事	91

杜牧父子与九华山

说起晚唐诗人杜牧，就想起了大家熟悉的一首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相传杜牧任池州刺史时，很爱九华山。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村柳拂桥。”把云雾缭绕的九华山时隐时现的山间寺庙，描写得扑朔迷离，很有神韵。池州郡城距九华山不远，登高即可观赏九华景色。池州城门有“九华门”，城内古有“九华楼”，均是远眺九华山色之处。杜牧十分喜爱九华山水，暇时便登楼远眺或上山游玩，九华的陵阳、南阳湾、黄石溪、五溪等处都留有他的足迹。他羡慕李白屡游九华、寓居化城，对李白吟九华的诗作亦甚推崇，他在池州府九华城楼上一边饮茶一边作诗：“凌空瘦骨寒如削，照水清光翠且重。却忆滴仙诗格俊，解吟秀出九芙蓉。”他咏九华诗作，至今尚流传的有《登九华楼》、《登九华楼寄张祜》等篇。

杜牧在池州有个爱妾，当她身怀有孕之时，将爱妾嫁石台县林乡杜筠，不久即生荀鹤。杜荀鹤乃杜牧之子。杜荀鹤读书在九华山中，走遍了九华的山山水水，爱九华山奇丽，故而自号“九华山人”。他在山中读书、游览时，作赋吟诗，其中有不少是描写九华山水的佳作。荀鹤出身寒微，生活潦倒，常以“布衣”自称，并自谓“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青年时代荀鹤曾多次参加科举，都遭失败，只能以诗自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应怜住山者，头白未登科”，一直到46岁才中进士第八名，故时人称“九华

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八枝。”其同窗好友贺诗道：“大鹏出海翎犹湿，骏马辞天气正豪。九子旧山增秀色，二南新格变风骚。”杜荀鹤离山后，思念九华山的作品甚多。《秋日怀九华旧居》等，流露出弃官归隐九华的心情和身在异地恋乡之苦。他在诗中写道：“何当遂归去，一径入松林。”当他怀着眷恋的心情从江西归来，回到九华时，四顾熟悉的奇峰佳景，依恋山色，诗曰：“他乡终日思吾乡，及到吾乡值岁荒。云里峰峦看不遍，马前歧路去何忙。无衣织女桑犹小，缺食农夫麦未黄。好个乾坤谁会得，挥鞭回首出陵阳。”这诗中揭露了社会政治昏暗，酷吏残忍、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杜荀鹤作为九华山人，以他的诗笔充分反映了九华山人民的疾苦与呼声，确是难能可贵的。

九华山入杜荀鹤的故事

说起晚唐诗人杜荀鹤，人们自然想到他自号“九华山人”，这与他从小在九华山读书，老来隐居九华山有关。

杜荀鹤年少时，因家境贫寒辍学，投奔九华山秀林峰，寄宿僧舍，苦读于山中，自诩是“江湖苦吟士，天下最穷人”。青年时期，屡次举考不第。直到大顺二年四十六岁时，才中进士（第八名）。当时政局动乱，未就官职，还乡闲居。后入南唐，授为翰林学士。

杜荀鹤才华横溢，仕途坎坷，终未酬志，而在诗坛却享有盛名，自成一家，善长于宫词。因长期置身于九华山怀抱，吟咏九华山的诗篇甚多，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客居他乡写的《秋日怀九华旧居》，流露出弃官归隐九华的心情和身在异地恋乡之苦；在《自江西归九华有感》、《题所居村舍》和《山中寡妇》等诗篇中揭露了社会政治昏暗，酷吏残忍，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与呼声，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位晚唐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提倡诗歌要继承风雅传统，反对浮华，其诗作平易自然，朴实明畅，清新秀逸。著有《唐风集》十卷，其中三卷收录于《全唐诗》。

自号九华山人的杜荀鹤，今安徽池州石台人。相传为杜牧出妾之子。昭宗大顺二年进士，但未授官。后任五代梁太祖朱温的翰林学士，仅五日而卒。其诗语言通俗，部分作品反映唐末军阀混战局面下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悲惨遭遇，当时较突出，宫词也很有名。

《唐风集》中收诗三百余首，均为律、绝。其中伤时叹乱之作，以律绝形式写新乐府主题，凝炼通俗，爽直有力，是杜荀鹤诗成就最大者。然明清人则嫌此类作品浅俗，而以《春宫怨》为其压卷，评为唐宫词第一。作品多包含许多自身感怀、送别、伤逝及与僧人、道士的交游作，描写生活贫困、兵荒马乱之下，亲友离散，有家归不得的感慨。其中也有如“玉帐英雄拥妓赏，山村鸟雀共民愁。”等为百姓不平之句，描写乱世情况，感时伤世之作。诗句中普遍洋溢着哀愁，无论是对自己的遭遇或对大时代的动荡，皆有着深深的无奈和悲悯。

杜荀鹤曾数次上长安应考，不第还山。当黄巢起义军席卷山东、河南一带时，他又从长安回家。从此“一入烟梦十五年”，过着“文章甘世薄，耕种喜山肥”的生活。后游大梁（今河南开封），献《时世行》十首于朱温，希望他省徭役，薄赋敛，不合温意。他旅寄僧寺中，朱温部下敬翔，劝说他“稍削古风，即可进身”，因此上颂德诗三十章取悦于温。温为他送名礼部，得中大顺二年第八名进士。得第后次年，因政局动乱，复还旧山。近人刘世珩辑《贵池先哲遗书》本，有补遗1卷。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以刘刻本为底本，并据《全唐诗》加以补录、校勘，编成《杜荀鹤诗》，与《聂夷中诗》合刊印行。又有清初席刻《唐诗百名家全集》本，题为《杜荀鹤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蜀刻本《杜荀鹤文集》3卷。事迹见孙光宪《北梦琐言》、何光远《鉴诫录》、《旧五代史·梁书》本传、《唐诗纪事》及《唐才子传》。

让我们看看杜荀鹤的《溪兴》诗：

山雨溪风卷钓丝，瓦瓯篷底独斟时。
醉来睡着无人唤，流到前溪也不知。

这是一首描写隐逸生活的即兴小诗。诗中描写的是这样一组画面：在一条寂静的深山小溪上，有一只小船，船上有一个垂钓的人。风雨迷茫，他卷起钓丝，走进篷底，取出盛酒的瓦罐，对着风雨

自斟自饮，饮到烂醉，睡着了。小舟一任风推浪涌，待醒来时，才发觉船儿已从后溪飘流到前溪了。这诗似乎是描写溪上人闲适的心情和隐逸之乐。他置身世外，自由自在，垂钓，饮酒，醉眠，戏风弄雨，一切任其自然，随遇而安。他以此为乐，独乐其乐。这似乎就是诗中所要表现的这一段秋浦河水小溪上生活的特殊兴味。

然而，透过画面的情景和气氛，这种闲适自乐的背后，却似乎隐藏着溪上人内心的无可奈何的情绪。深山僻水，风风雨雨，气氛是凄清的。那垂钓者形单影只，百无聊赖，以酒为伴。那酒器“瓦瓿”，暗示出它的主人境遇的寒苦。“醉来睡着无人唤”，让小舟在山溪中任意飘流，看来潇洒旷达，实在也太孤寂，有点看透世情、游戏人生的意味。

诗人身处暗世，壮志难酬，他的《自叙》诗写道：“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老来奔走无门，回到家乡九华山，过着清苦的隐逸生活。《溪兴》中所描写的这个遁身世外的溪上人，当是诗人的自我写照。

范成大评九华为奇秀

陆游、杨万里、尤袤、范成大，被称为南宋四大家。

范成大，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绍兴进士，做过地方官，并两个月的参知政事（副宰相）。乾道六年（1170）作为使节到金朝去谈判国事，抗争不屈，几乎被杀。淳熙九年（1182）退隐到故乡石湖。他怀有报国大志不能实现，同情人民苦难又无能为力，这种思想构成他的诗歌创作的主题。特别是后半生，创作了非常有特色的田园诗，洋溢着热爱生活的激情，是宋诗中的优秀篇章。他善写绝句，诗风清丽精致。

范成大写诗，初从江西诗派入手，后摆脱其束缚和影响，广泛地向唐宋名家学习，终于自成一家。他的诗题材广泛，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成就最高。他的田园诗概括地描写了农村的广阔生活和农民的疾苦，既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又同时表现了恬静闲适的田园生活，是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他的爱国诗以使金途中所作绝句一卷最有价值。最能体现其诗歌特色的，是其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这组诗比较全面而深刻地描写了农村四时的风光景物、风俗习惯，反映了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困苦生活。其诗风格纤巧婉丽，温润精雅，富有民歌风味。

他的文赋在当时也享有盛名，词作情长意深，与秦观相近，后期作品则近于苏轼。范成大的作品在南宋末年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如诗：“窗外尘尘事，窗中梦梦身，即知身是梦，一任事如尘。”他

把对峨眉山的赞美推向了极至,在诗中写到:“大峨两山相对开,小峨迤邐中峨来,三峨秀色甲天下,何须涉海寻蓬莱……”。

范成大一生为官,可他酷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所到之处必登览,晚年退隐后,曾慕名到青阳九华造访,对九华山评价甚高。像他这样一位四海名山皆游遍的朝廷大官,如何看待九华山的呢?他游九华山之后说:“余生东吴北南西三方,皆走万里,所至无不登览。太行、常山、衡岳、庐阜,皆崇高浑厚,其最奇秀者,莫如池(州)之九华,歙(州)之黄山,括(州)之仙都,温(州)之雁荡,夔(州)之巫峡。此天下之同珍者。”

你看,范成大对九华山评价有多高,这是他游览九华山之后,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怪不得有人说九华山是“东南第一山”。

费冠卿与《九华山化成寺记》

说起唐人费冠卿，与《九华山化成寺记》分不开。

《九华山化成寺记》的价值与意义在中国佛教史上是有目共睹的。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费冠卿之所以能撰写出这样的重要文献，如他自己所说：“余闲居(九华)山下，幼所闻见，谨而录之。”言下之意，他所记下的史事，全是他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的记载。

费冠卿，字子军，安徽池州青阳县人，出身贫寒。为取得功名，他步入了十分艰辛的苦读生涯，诚如他《久居京师感怀》诗中所倾吐的：“萤独不为苦，求名始辛酸。上国无交亲，请谒多少难。九月风到面，羞汗成片片。”在“求名俟公道，名与公道远”的恶劣社会环境里，又“上国无交亲”的无人援助下，在经历了多次的榜上无名的窘境之后，终成登科进士。这之前是“家书十年绝”，得到信息已是母亲在重病中，待他急驰而归后，其母已经亡故并已葬地。悲痛之中的费冠卿，守庐于墓侧三年之后，却不赴京师，不谋官职了，而是叹道：“干禄养亲身，得禄而亲葬，何以禄为？”遂隐居于九华山中。十五年后的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由于殿院(即殿中侍御使)李行修，以费冠卿的孝节“峻节无双，清飚自远”而极力举荐，穆宗皇帝特下诏征召其为右拾遗。对如此“近侍三荣”，费冠卿并不为之所动，却高唱起“三千里外一徽屋，二十年来任运身。今日忽蒙王子召，自惭惊动国中人”的诗章，不赴京师，不慕荣华，甘愿当一个终日与青山为伴、与佛门为邻的布衣隐士，直至生命的终结，死后也

葬在了九华山下。他虽未应召领职，但皇帝下诏一事，却使社会文坛对他有了“费征君”、“费拾遗”的称谓。几十年来在与九华山、九华山佛教的交往经历中，使费冠卿深沉地把握了九华山佛僧艰苦创业和早期传播的脉搏，为他提供了撰写《九华山化成寺记》的坚实生活基础。为了给后人留下佛门在九华山拓荒建寺的历史，他在进士及第后第六年，于九华山中写出了这篇记实性的文章。

由于是亲身见闻，费冠卿的这篇《九华山化成寺记》，历来受到文坛和佛教界的重视，被学术界奉为“有唐一代文苑之美，皆萃于兹”，巨籍大典《全唐文》也将其全文收录，足见它拥有的“文苑之美”的艺术价值和艺术的高品位。

说起这篇《九华山化成寺记》的珍贵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九华山名更变的披露和山势的描绘。首句就说：“九华山，古号九子山。”因为李白于天宝年间在青阳与友人联句作诗之事，费冠卿是得此信息的当地最早的人。费氏笔下的九华山气势，更是浩瀚而神奇：“崛起大江之东，揖潜庐于西岸，俨削成于天外”，而且是“元气凝结，几万斯年”，以致“人视山而天长，山阅人以波逝”。这里的“潜”乃潜山，又称皖山、皖公山，即今安徽潜山县境的天柱山；“庐”则是江西庐山。一个“揖”字，表达出九华山的礼让大度的谦逊品德。也就是这种“大度”和“品德”精神，方引发出“高峰峻岭”都来向其称“臣”，“连冈走陇”般地奔驰而来做其“马”。这种把九华山拟人化，赋予人情味的描绘，显示出了这位费进士的智睿才华，高品之风和浪漫的抒情风采，为后来的屡屡歌山者、绘山者所仰慕。个中山“礼让大度”，则寓指九华山人的“礼让具大度”，更包含着以地藏为代表的九华山僧的谦虚精神。

其二，对九华山佛门开山人和开山时间的确定。费冠卿明白地记述：“开元末，有僧檀号张姓，自郡馆至，为（青阳）乡老胡彦请住（九华），广度男女。”唐时的“郡馆”，大致在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县）的辖境，即今安庆市所领的怀宁、望江、宿松、太湖、潜山、岳西、桐

城市、枞阳九县(市)和安庆市区。不过,这位僧檀被当地豪强“所嫉”,加之“长吏不昭”,不久其居被焚废了。从《九华山化成寺记》中诸葛节等众人,“买檀公旧地”为地藏构筑化城寺的记载,可知当年僧檀所居之地,同样在今日的九华街。

其三,关于金乔觉身份的正名及其入九华山时间的确认。《九华山化成寺记》明白地记述金乔觉为“新罗国王子近属”。宋代名僧赞宁据此,在《高僧传》也写到:“释地藏,姓金氏,新罗国王子之支属也。”可昔往与今天,依然有不少的宣传资料,把金乔觉说成是“新罗国王子”。对于金乔觉卓锡九华山的时间,费氏明确指出,僧檀居九华山的时间,至少提前到“开元末”。费氏所见到的地藏,是“项耸奇骨,躯长七尺,而力倍百夫”的形象;所闻其信奉的佛理,是“六籍寰中,三清术内,唯第一义与方寸合”。但此时的地藏于山中是“岩栖涧汲”,尚无宿身之寺宇,到了至德初年,才“有诸葛节等自麓登峰”,发现了“闭目石室”,以白土“烹而食之”的地藏,乃至“群志投地号泣”,在“敢冒死请”的情况下,地藏才“从之”,众人这才为之建筑寺宇,而以“布泉”买下的,正是僧檀礼佛“旧地”,是“近山之人,闻者四集”,为之“伐木筑室”。文中特别交待有僧人胜瑜的参与所成的,即是地藏最早的居山之寺,名曰:“化成”。“化城”之名,则是后称。

其四,对第一代化成寺的内部设置和外部环境,给予了充分的纪实描述。“记”中叙说寺中有大殿,中“设释迦文像,左右备饰”;同时有“朱台”,台上“挂蒲牢”。所谓“蒲牢”,即大钟也;还有门楼,“以冠其寺”。寺宇之外,有经过“肆其磨砢,开凿?埭涧”,而形成的稻田,又有“相水攸储”而成的“放生池”。因池于寺前,故古名又称“化成池”,又因池成偃月形,宋代的《太平御览》里,则称其为“偃月池”了。从这里即可知,今日九华山尚存的“放生池”,乃唐代至德年间开发的遗物;而眼下繁华的九华街,当年则是一派稻田风光,故费冠卿写有《秋日与冷然上人化成寺观稼》的诗作。寺的整体形式是“丹素交彩,层层倚空。岩峦队起于前面,松松阵横于后岭。日月

晦明，以增其色，云霞聚散，而变其状。松声猿啸，相与继续”，“都非人间也”五字，概括出了当年化成寺的神奇异境。

其五，对化成寺重建的时间、主持人、助资者的准确记录。费氏“记”中透露，化成寺经过了重建。重建的时间是“建中初”，主持人则是“典”池州“是邦”的张岩。《唐刺史考》巨典也“考”出了张岩出任池州刺史的身份，是在“建中初”，而且是“在任三年”。“建中”作为年号，统业只有四年，可测出张岩刺史池州的任期，是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因张岩仰慕地藏高风，故对山寺“施舍甚厚”，以至兴起其“因移旧额，奏置寺焉”的举措。这里起码披露出两个历史信息。第一，重建之寺较之原来寺址，有所“移”动；第二，原建之寺是诸葛节等集资所成，而重建，则是官方行为。

其六，对外国僧人大批慕名来到九华山以及生活状况的首次记载。费氏“记”中所云：化成寺重建之后，僧地藏名声大播，引发出“本国闻之，相与渡海，其徒实众”的景象。这个“本国”，乃是地藏的祖国新罗，可见当时九华山佛教在海外的影响度。

其七，对地藏圆寂时间及其圆寂后形象的真实留存。费冠卿“记”下的地藏圆寂是在“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夏”，他“时年九十九”岁。其“将灭”之时出现的震荡环境是：外部，“山鸣石陨”；内里，则“寺中扣钟，无声坠地”。圆寂之后，地藏“跌坐函中”，“经三周星，开将入塔”时，所见到的又是“颜状亦如活时，异动骨节，若撼金锁”。费冠卿的这些“真实留存”，则成了后世历代九华山志、九华山史、池州府志、青阳县志对地藏圆寂前后状态描述的资料源泉、历史之原本。

“费征君旧居”是怎么回事

九华山少微峰下，古有“费拾遗书堂”，又称“费征君旧居”，是唐元和二年(807)进士费冠卿隐居之处。

相传费冠卿考中丁亥科的进士，正当发榜将要授予官爵之际，忽接家书，知母病危，便即刻离京回家。他日夜兼程，到家时其老母已经病故，遂将其母卜葬于九华山下。费冠卿效法后汉的蔡邕，在母亲墓旁结茅屋而居，守孝三载，谓之“庐墓三年”，寄托自己的一片哀思。三年后，他移居少微峰下，依山建造住宅，过着隐居生活。

费冠卿自幼在青阳县长大，深爱九华山水。他在山中恬淡自甘，以读书吟诗自娱，以游山玩水为乐，与山僧为友，同时与山外文人雅士书札往返，相互酬唱。他的咏九华《中峰》和元和八年(813)为化城寺撰写的《九华山创建化城寺记》等诗文传流至今。

元和末年，宦官陈弘志杀了宪宗，立李恒为帝，改年号为长庆。长庆二年(822)，朝廷下诏书征召“一人深林去，人间更不回”的费冠卿为右拾遗。费冠卿迷恋九华山水，不愿争名于朝，又见宦官专权，朝政日非，遂赋诗谢绝，辞不赴命。他写道：“拾遗帝侧知难得，官紧才微恐不胜。好是中朝绝亲友，九华山下诏来征。三千里外一微臣，二十年来任运身。今日忽蒙天子诏，自惭惊动国中人。”对劝他出山为官的友人，则答道：“君能弃名利，岁晏一相从。”反而劝人家隐居山林。

从此以后，费冠卿更加潇洒自如，盘桓于山林，交往山僧旧友，